

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社会心态的视角^{*}

王俊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是一个群体和社会中多数成员共享的体验。社会心态研究范式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因此,社会情绪也同样包含个体情绪、集体情绪和更为宏观的社会成员共有的情绪。社会情绪的构成以个体层面的核心情感、初级情绪和次级情绪为基础,同时包括社会层面的情感氛围。社会需要、期望和社会认知共同影响着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动力元素,它以情感能量来体现。由于追求情感能量最大化,情感能量成为社会运行的动力。社会互动中情感能量影响着社会运行,积极情感能量和消极情感能量分别导致社会团结和社会疏离。

[关键词] 社会情绪;社会心态;情感能量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3)05-0055-09

一、社会心态研究中的社会情绪

社会心态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采取一种宏观的社会心理学取向,试图融合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还原被心理学元素主义割裂的整体社会心理,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理问题进行解释和探讨。尽管社会心态被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广泛使用,但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社会心态的轮廓渐趋明朗。尽管人们对社会心态的理解

不同,但有一点比较明显,即人们在使用社会心态这一概念时,强调社会心态与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把社会心态定义为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1]目前,社会心态研究者对于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构成要素及其内在机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表现依然缺乏,本研究试图在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相关

* [收稿日期]2013-06-24

[作者简介]王俊秀(1963—),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之一——社会情绪的概念、结构和内在机制提出个人的观点。

情绪是心理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在社会心态研究中也一样,不同的是,社会心态研究更关注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的重要成分,而且是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如图 1 所示,社

会心态的核心要素包括: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倾向。社会情绪是社会需要满足与否的直接体验,是社会心态动力特征的延续和体现,由内在的需要、动机、驱力激发,表现为外在的可感知的情绪,继承了心理的动力特征,在人际和群际互动和社会行动中成为社会心态的能量,推动和调节着社会的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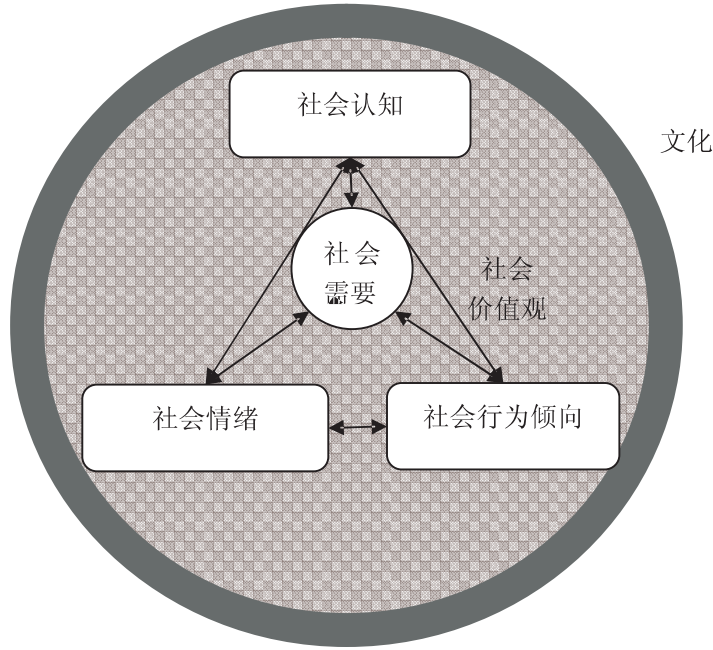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

由于社会心态研究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心理学范式,这就使得社会心态中的社会情绪不同于心理学中的社会性情绪。社会心态研究范式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因此,社会情绪也同样包含了个体情绪、集体情绪和更为宏观的社会情绪。

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三个层次可以借由社会学、心理学对研究对象的不同水平的划分来表述。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2][p.59-64]}把社会现实分为三个水平:第一个是微观水平,即面对面的人际互动。第二个是中观水平,包括两种基本结构类型的社会组织——社团单元和范畴单元。社团又分为组织、社区和群体三种基本类型;范畴单元是指年龄、性别、阶级和种族等社会区分。第三个是宏观水平,由体制领域、分层系统以及国家系统构成。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杜瓦斯^{[3][p.12-18]}则把传

统社会心理学研究分为 4 种分析水平:第一种是个体内水平,研究主要关注个体的认知以及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行为。第二种是人际和情境水平,关注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过程。第三种是群体内水平。第四种是意识形态水平,也就是群际水平,关注社会成员的信念、表征体系、价值观和规范。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相比,社会心态研究的分析水平区间是从中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国家层面之间(见图 2)。社会心态研究范式希望根据研究目的,选择不同学科、不同层面的理论来综合研究某些社会现象,或者就某个社会、区域进行综合研究,以期获得关于社会心态的全貌。由于社会心态关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因此也就特别关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因素,而社会情绪正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动力元素,它以

情绪能量来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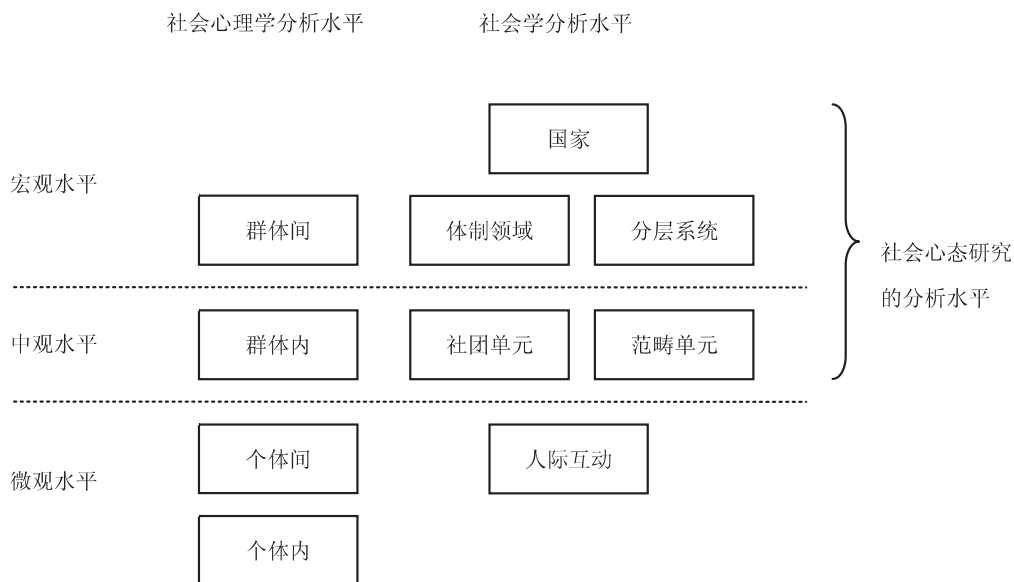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心态研究的分析水平

二、社会情绪的概念

长期以来,心理学的情绪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水平,最近一二十年出现了比个体情绪更宏观的研究,出现了“社会情绪”(social emotion)、“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集体情绪”(collective emotions)、“群际情绪”(intergroup emotions)等概念和研究。^[4]陈满琪^[4]总结出群体情绪研究的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认为群体情绪是个体对某一特定群体或者社会成员所产生的情绪体验;第二种认为群体情绪是自我类别化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所体验到的情绪。第三种将群体情绪的产生看成个体情绪的总和。前两种的情绪主体依然是个体,实质上还是个体情绪,是个体的群体身份和群体或社会认同被激活后的个体情绪反应,应该属于个体的社会性情绪。第三种群体情绪涉及作为一个主体的群体共有的情绪,是最接近社会心态的社会情绪含义的。根据前面对社会心态分析水平的定位,社会情绪的主体和客体都应该是群体和社会。因此,社会心态研究中的社

会情绪是指一定社会环境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或整个社会多数人所共享的情绪体验。因此,社会情绪并非个体情绪的叠加或混合,而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从发展的历程看,也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的个体和群体的情绪反应。而且,社会情绪会逐渐形成较为内在的、持续的、稳定的社会情感。在这一点上,心理学很少涉及,应该借鉴情感社会学的成果。

社会学对于情绪、情感的关注,不同于心理学的生理唤醒、外显行为和体验,而是把情绪、情感放在更为宏观的情境和关系、社会和文化之下来考察^①。比如:社会学家戈登认为情感由身体感受、表达姿态、社会情境与关系、社会的情感文化4个要素构成。戈登认为,因为情感的社会学取向意识到情感产生于持久的社会关系之中,所以与心理学家比起来,社会学家的研究较多地关注持久的情感,比如爱和友谊,而心理学家则更多地

^① 在心理学中,常常把 emotion 译为情绪,比情感具有更广的意义,情感被视为情绪下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在社会学中,常常把 emotion 译为情感。为了不造成行文和引文的混乱,社会学理论的引用中多采用了情感的表述,如情感能量。

强调愤怒和恐惧等短暂的情绪。^{[5][p.26]}

而社会心态研究中的社会情绪是一个群体和社会中多数成员共享的情绪体验,既包含了心理学微观层面的个体情绪,也包含了社会学中宏观的社会共有情绪。

三、社会情绪的构成

(一)个体层面

个体情绪是社会情绪构成的基础,包括核心情感、初级情绪和次级情绪这些个体微观层面的感受。拉塞尔于 1996 年提出了核心情感(core

affect)的概念,他认为这是神经生理状态的基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感受基调。他指出,在情绪、心境以及其他充满感情的事件中心,是一些被体验为好或坏、激活或平静的状态,这些状态就是核心情感。^{[6],[7]}核心情感是一种基本的心理原始状态,是具体情绪形成之前的准备状态,是具体情绪的出发点,是先于基本情绪与次级情绪的。拉塞尔^[6]用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来描述核心情感,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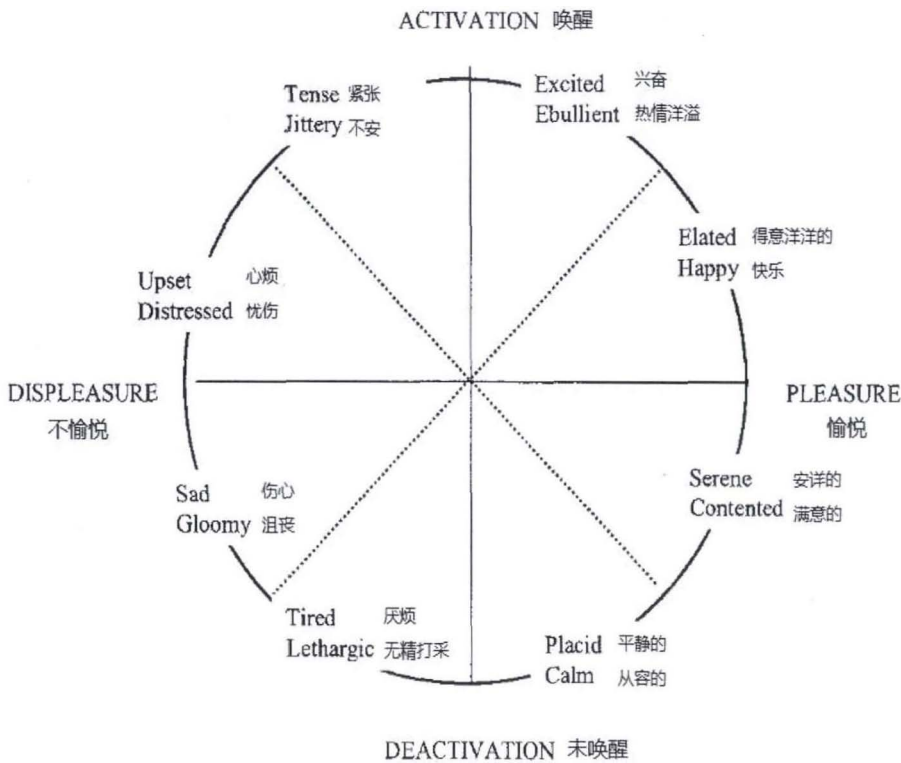


图 3 核心情感

为了简化纷繁复杂的个体情绪,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把情绪分为基本情绪和次级情绪。社会学家特纳^{[5][p.2-3]}认为,基本情绪是其他情绪的核心和基础。特纳^{[5][p.6-8]}根据基本情绪的变化提出了区分基本情绪的 4 种维度和 3 种强度水平,这 4 种维度为:满意—高兴、厌恶—恐惧、强硬—愤怒和失望—悲伤,每一个维度都有高中低三种强度。埃克曼认为有 6 种基本情绪:快乐、惊讶、害怕、悲伤、愤怒和厌恶。^{[8][p.743]}普拉特契克提出

了 8 种基本情绪:接受、惊奇、恐惧、伤感、厌恶、期待、愤怒和愉悦,他认为这 8 种基本情绪就像颜色中的三原色一样,可以混合出更为复杂的次级情绪,基本情感排列成圆形,相邻的是相似情绪,相邻的基本情绪复合为新的情绪。^{[5][p.13-14],[9][p.214]}如图 4 所示,这个陀螺形的模型表示的是基本情绪和次级情绪,水平的维度是 4 种基本情绪,垂直的维度表示的是情绪强度,面积越大表示强度越大,下面是这个陀螺模型展开后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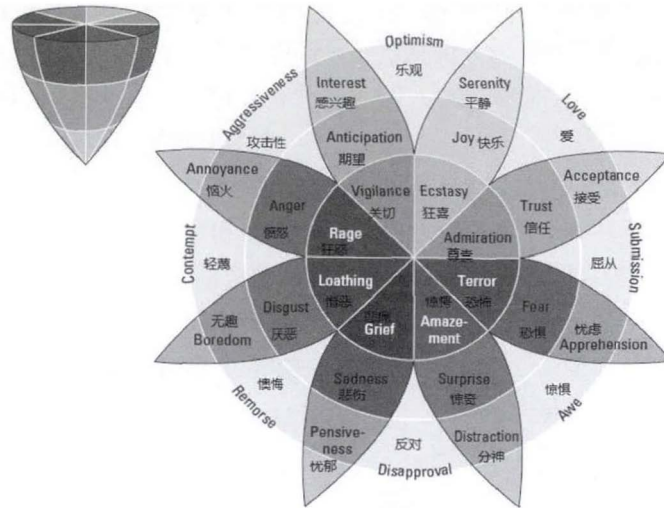


图 4 普拉特契克(Plutchik)的基本情绪模型

(二) 社会层面

社会心态研究更关注社会情绪,在这一点上,核心情感的提出对于社会情绪、情感的理解具有启发性。作为群体和社会共享的情绪,其实是群体和社会中众多个体在互动后逐渐出现的主导情绪。在一定社会中个体的情绪、情感纷繁复杂,在某个事件的影响下,个体的核心情绪发展为明确的情绪状态,可能是基本情绪,也可能是更为复杂的次级情绪、情感。起初这些个体的情绪、情感在宏观的群体和社会层面并未成为明确的社会情绪、情感,但却构成了社会情绪、情感的基调,一种社会情绪的准备状态,也就是形成了一种情感氛围(emotion climate)。

德·里韦拉^{[10][p. 197-218],[11]}的情感氛围概念与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有关。勒温及其同事和学生于 1940 年完成了一项关于民主与专制的群体氛围的实验研究,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氛围(climate)的概念。德·里韦拉^{[10][p. 197-218]}认为情感氛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群体现象,当人进入一个环境中,无论是一个聚会还是一个社区、社会,自然会感受到这里的情绪基调是快乐的还是压抑的,是恐惧的还是开放的。但情感氛围又不同于情绪基调(emotional atmosphere)和集体心境(collective mood)。这两个概念更强调某一事件激发下的情绪,在一种情绪基调下,乌合之众可能出现共同的态度和行为。而情感氛围更强调社会

成员间的情绪关系,是一种比情绪基调更为持久的情感,不仅仅是一种集体的感受和行为,而且是一种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在意的情感关系,如敌意和团结等。情感氛围是由社会成员建构和感受到的,是一个社会中一定情境下个体成员认为多数人会有感受。^[11]在一个社会中情绪氛围的品质又被视为一种情绪文化。^{[10][p. 197-218],[11]}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讨论情感氛围与安全、和平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情感氛围是其客观的行为环境,它影响着环境中的每个人,是社会人际互动的特点所构成的,其公民和其他主体的行为受这种氛围的支配。他把情感氛围分为两类:一类反映的是与他人的关系,一类反映的是与期望的关系,但这些维度并非完全独立(见图 5)。

与他人的关系	
恐惧(疏离)	安全(信任)
敌意(分化)	团结(乐于奉献)
与期望的关系	
不满意	满意
失望	希望
消沉	自信
不稳定	稳定

图 5 情感氛围的维度

德·里韦拉^[11]认为情感氛围是客观事实、制度安排和政治政策影响的结果。反过来,积极的情感氛围对社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情感氛围受

人们的行为包括游行、仪式等集体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受文化价值观念和情感规范的影响。情感氛围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预示作用,能够预测人们的集体行动。

Bar-Tal 等人^[12]提出可以通过改变情感氛围来解决群体冲突,而情感氛围的改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调节消极情感元素,削弱恐惧、仇恨的情感;一种是增强积极情感,给冲突双方以希望、安全和信任。

基于以上对心理学和社会学情绪的研究,社

会心态研究中社会情绪的构成如图 6 所示。大圆形中是许多小的个体情绪单元,个体情绪由情绪的准备状态-核心情绪和初级情绪、次级情绪构成,众多个体的互动和影响下形成一个社会特定时期的情感氛围,这是社会情绪的初级状态,在一定事件和社会环境下群体和社会形成共享的情绪,也就是社会情绪。特定的社会下社会情绪会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形态,逐渐积淀为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的情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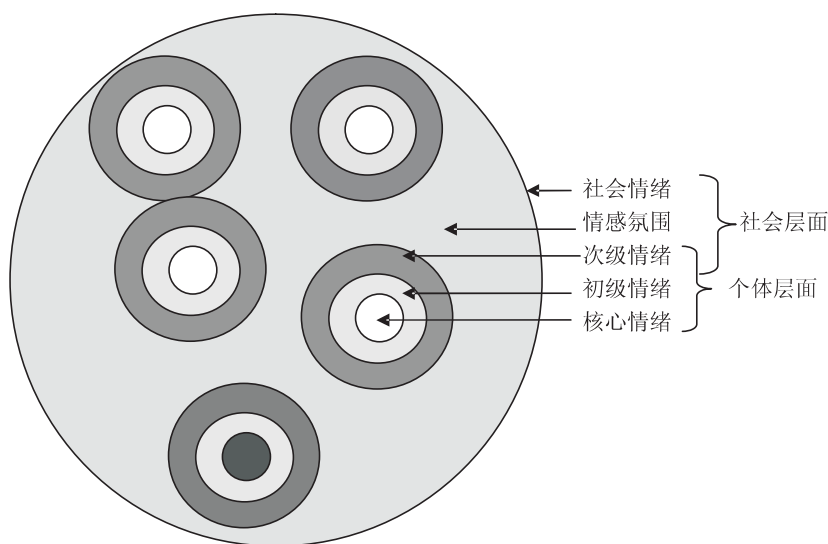


图 6 社会情绪构成

四、社会情绪的动力性

(一)社会心态中的社会情绪

社会情绪是一个群体和社会中多数成员共享的情绪体验。这种体验是以个体的情绪为基础的,个体情绪的体验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现实下的感受,这种感受伴随着神经生理反应,但又具有主观特性。无论是人际的互动还是群体中、社会环境下的个体行为,情绪的产生是个体在现实环境中满足程度的主观反映。社会情绪作为众人共享的感受,基本上类似于个体情绪的产生机制。大量个体成员的基本需要在社会现实环境下是否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得到满足会产生积极情绪,得不到满足或满足程度太低就可能产生消极情感。但情绪的产生还同时受到众多个

体的主观期望的调节,主观期望高则满足程度低,主观期望低则满足程度高。而调节基本需要和期望的是人们的社会认知模式,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社会认知本身也会产生情绪,但社会认知模式又调节着社会和期望,比如采用什么样的归因方式,什么样的社会比较策略,都会影响到人们最后的情绪。因此,社会需要、期望和社会认知共同影响着社会情绪,如图 7 所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因素作为更深层的社会心态内容,影响着整个结构中的各因素,包括社会现实、社会需要、期望、社会认知,甚至是社会情绪、情感的表达。并且,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个体在社会中所属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以及他们的社会需要和期望。社会情绪就是这

种复杂的多因素、多层面影响下的产物,这是从社会心态角度所看到的社会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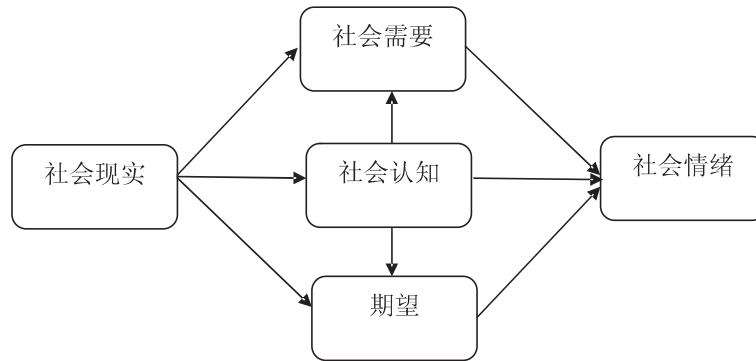


图7 社会心态中的社会情绪

(二)情感能量

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核心的组成要素,构成社会心态的动力机制和社会运行的调控和凝聚机制。除了作为动力机制的社会需要外,社会情绪也是构成社会心态的动力机制,而且是作为社会心态的能量。情绪作为动力机制不难理解,因为个体情绪与机体的内分泌系统紧密相连,因此,个体情绪具有的动力特性也就成为社会情绪的动力基础。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解释社会情绪何以成为一种动力,是因为人际互动的原则是追求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 EE)的最大化。柯林斯对情感能量的解释是,它是一个连续统,从高端的自信、热情、自我感觉良好;到中间的平淡的常态;再到末端的消沉、缺乏主动性与消极的自我感觉。情感能量类似心理学中的‘驱力’的概念,但具有特殊的社会取向。高度的情感能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的感受。它是个人所拥有的如涂尔干所言的对于群体的仪式团结,一个人会从参与群体的互动中得到充分的情感力量,这使其不仅成为群体的热情支持者,而且成为其中的领导者。一个人如果对群体感觉良好,并且能够成为有能量的领导者,当群体聚集在一起时就能激起具有感染力的情感。相反的情形是在情感能量连续统的低端,较低的情感能量是缺乏涂尔干所言的团结,一个人不为群体所吸引;为其感到疲惫不堪或消沉沮丧;想要躲避。个体在群体中找不到良好的自我,并且不是依恋群体的目标与符号,而是疏远它们。”^{[13][p. 159-160]}

特纳也指出,多种情感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推动人们对他人或情境做出反应,愤怒导致攻击行为,愉快是人们更愿意与他人互动。“情感是一种动机力量,因为它们不仅使人们的主观体验有序,而且赋予人们以力量,指导行动的方向”。^{[2][p. 8]}而且,情感是导致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特纳认为,“正性情感激活通常转化为对社团和范畴单元的承诺,再由这种承诺拓展到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正因为如此,正性情感维持了地位现状。”而与正性能量相反,“负性能量的激活越强烈,这种能量所释放出来的爆发力越强烈。当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高度层级化时,如果其他的资源如意识形态、领导、金钱以及社会单元是这些负性情感的指向对象,由这些负性情感能量充分积累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p. 173]}

(三)情感能量与社会运行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给出了一个比率最大化的公式,分母是成本(情感能量 EE + 物质),分子是收益(情感能量 EE),^{[13][p. 244]}最大化情感能量是自我的基本驱力。^{[5][p. 77]}这些表述说明了情绪作为个体能量如何成为社会心态的动力以及社会运行的能量。在人际互动中,个体都以互动中获取更多情感能量作为互动准则,愿意维持能够获得情感能量的互动,回避那些不能够获得情感能量或带来情感能量损失的互动。因为情绪具有积极、消极的特性,因此,被个体体验为积极的情绪、情感具有正能量,消极的情绪、情感具有负能量,个体互动中可能释放出正能量,也

可能释放出负能量,个体互动追求情感能量最大化,以互动过程获得正能量和负能量相抵后来决定是否维持和继续互动。群体间在群体、群体认知、群体情绪、群体行为倾向和群体价值观上的差异决定了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以及群体互动中能量如何交换。同样的,群体之间的互动也遵守情感能量最大化的原则。群体中个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群体价值观和群体凝聚力决定了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心态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也就是群体行动。

柯林斯把社会行为看作是由互动仪式组成的互动仪式链,他试图构建一个理论来解释从微观的互动仪式到宏观的互动仪式链所构成的社会运行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给情绪以核心的地位。柯林斯的互动仪式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分层、权力、地位成为影响互动仪式的决定性因素。个体无法摆脱一定的社会结构而生活在社会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进行着权力仪式和地位仪式,在其中的行为反映为情感能量的变化,人的行动策略是追求情感能量的最大化。柯林斯指出,“IR 链模式提出,个体在权力互动中及地位互动中都能获得或丧失 EE。命令发布者维持 EE,而且有时会获得 EE,命令接受者则会丧失 EE;处于关注的焦点,从而成功地确立群体成员身份的人会增加 EE,处于边缘或被排斥的人则会降低 EE。互动随着时间连接成为链条,其结果就是最后的互动(通过情感与符号)成为下一次互动的输入端,所以 EE 往往会随时间而积累(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3][p. 172-173]}

在宏观的社会层面上,分层的互动仪式会因为情感能量变化的不同水平而产生社会团结或社会疏离。柯林斯认为社会团结的实现是情感能量的一个重要属性——控制的属性,他指出,“情感能量也是涂尔干所称的‘道德情操’:它包括何为正确与错误感,以及道德和不道德感。充满情感能量的人感到自己像个好人,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正义的。情感能量低的人感觉很糟糕,尽管他们不一定将该感觉解释为负疚感或罪恶感,但至少他们缺乏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的感觉,而这些

来自对群体仪式的热情参与”。^{[13][p. 160-161]}柯林斯指出,“分层的互动所产生的长期情感能量主要是:高度的热情、信心、主动性以及自豪感,它们来源于控制权力情境或地位情境中的互相协调;低水平的情感能量(如消沉、羞耻感)产生于在权力情境中受到支配,或被排除在地位情境之外。还有另一种长期情感倾向即对他人的信任或不信任的程度。在该连续统的信任一端,表现为高度的 EE,愿意主动接近某些社会情境。在不信任的一端,则是特定情境的恐惧。不信任/恐惧是与特定的结构形态联系在一起,即对地方群体之外的人员不信任;这是由于地位群体互动的子结构维度的结果,在该互动中,群体边界有着紧密的地方封闭性。”^{[13][p. 176]}

社会情感的能量基础来源于人的基本需要。特纳认为,人类的互动是由基本需要推动的,这些需要为互动预设了期望,但期望的实现受到互动双方所镶嵌的中观和宏观结构的影响,这些结构决定了他们能够得到满足的程度以及满足的方式。个体得到的满足越多,体验的积极情感也就越多;反过来,得到的满足越少,体验的消极情感越多。由于消极情感是痛苦的,人们经常抑制这种痛苦,这个过程是消耗心理能量的过程,当压制的情感积累到一定强度后,将会以高度的情感能量爆发释放,这个过程常常是情境所不认可的。^{[5][p. 135-137]}这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尽量满足社会成员的这些需要是最重要的,也是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选择。

从柯林斯的描述中我们同样可以感觉到,社会心态中的社会情绪就是社会能量的一种体现,无数个体的情绪能量在一定的群体和社会中进行着积极和消极的抵消以及正能量和负能量的累积。无论是个体之间还是群体之间,能量的交换、输送、剥夺都是在各类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中伴随的。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良性的互动可以使双方取得能量,竞争或冲突可能使两败俱伤,统统失去正能量,或累积负能量。一个群体和社会的发展状态完全取决于群体和社会中情感能量的水平。正如特纳的理论描述的那样,从微观、中观到宏

观,每一种社会现实水平的组织都具有自身的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的形成和运作,在微观水平,情感是推动人际互动的力量,两人互动是微观领域的功能单元,镶嵌于中观的社会结构中,并进一步融入到宏观的社会结构之中。^{[5][p. 134-135]}

互动中人们的期望不断得到满足,持续地获得能量时,将不仅使他们形成对特定他人的承诺,而且会形成对更大单元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承诺。反过来,当人们在互动中持续地损失能量,这些承诺将消失,并且会使得所处结构的有效性下降。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这种中观结构中产生消极体验,这种结构和中观单元的文化的、社会的改变将有可能发生,并将间接地导致这些中观结构所镶嵌于其中的宏观组织结构进一步发生改变。^{[5][p. 139]}这就是情感能量所推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革的机制。

[参 考 文 献]

- [1] 王俊秀. 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J]. 社会科学战线, 2013, (2).
- [2] 乔纳森·特纳. 孙俊才, 文军译. 人类情感: 社会学的理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 [3] 威廉·杜瓦斯. 赵蜜, 刘保中译. 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4] 陈满琪. 群体情绪的测量研究综述[J]. 社会心理研究, 2012, (1).
- [5] 乔纳斯·特纳, 简·斯黛兹. 孙俊才, 文军译. 情感社会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6] Russell, J. A. . Core affect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3, (110).
- [7] 黄玲玲, 许远理, 王晓宇. 核心情绪: 情绪产生之前的基础状态[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0, (4).
- [8] 艾森克. 阎巩固译. 心理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9] Gray, P. O. . Psychology [M].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2006.
- [10] de Rivera, J. H. . Emotional climate; Social structure and emotional dynamics. In K. T. Strongman, (E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tudies on emotion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2.
- [11] de Rivera, J. H. . Emotional Climate, Human Security, and Cultures of Peace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7, (2).
- [12] Bar-Tal, D. , Halperin, E. & de Rivera, J. . Collective Emotions in Conflict Situations; Societal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7, (2).
- [13] 兰德尔·柯林斯.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译. 互动仪式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Social Emo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ntality

WANG Jun-xi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ocial emotions are the core element of social mentality with their dynamic fun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shared by a group or most members of a society. Its research paradigm covers the microscopic, mesoscopic and macroscopic levels. Thus, social emotions also include individual emotion, collective emotion and the emotion shared by members of a society. Social emotions are composed of core affect, primary emotion and secondary emo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emotion climate at the social level. Social emotions are effected by social needs, expectations and social cognition. Social emotions are the dynamical ele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nd are expressed as emotional energy. Aiming at the maximization of emotional energy, emotional energy becomes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operation. Emotional energy in social interaction produces an effect on social operation. Energies of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s can respectively lead to social cohesion or social alienation.

Key words: social emotion; social mentality; emotional energy

[责任编辑: 刘胜兰]